

广州南越王宫苑遗址

South Yue Palace Relics, Guangzhou

陆琦
LU Qi

1995—1997年，考古队在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发现了公元前203年秦将赵佗割据岭南时建立的南越国王宫苑遗址。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宫苑实例，其设计独特，构筑精巧，规模宏大，令人赞叹不已。

秦末时，赵佗接替秦郡尉任嚣之职后，建立南越国，定都番禺（今广州），自称武帝，效仿秦皇宫室苑囿于越秀山下建王宫，并在山上筑越王台，于每年三月三登高娱乐，有歌女奏乐歌舞，正是韩愈《送郑尚书赴南海》诗中“乐奏武王台”。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记载：“赵佗有四台。其在广州粤秀山者，曰越王台，今名歌舞冈。其在广州北门外固冈上者，曰朝汉台，冈形方正峻立，削土所成，其势孤，旁无丘阜，盖茎台也，与越王台相去咫尺。其在长乐县五华山下者，曰长乐台，佗受汉封时所筑，长乐本龙川地，佗之旧治，故筑台。又新兴县南十五里有白鹿台，佗猎得白鹿，因筑台以志其瑞，是为四台。”与中原秦汉园林高台建筑相比，岭南园林高台建筑规模不大，基本上是依山就势，利用高冈地形地貌。越王台筑于越秀山，并没有大规模的大兴土木。至于朝汉台，《水经注·泝水》说：“佗因岗作台，圆基千步，直峭百丈，顶上三亩，复道回环……名曰朝台。”

南越国王宫建在越秀山南麓，现所发掘的宫苑遗址，筑有石砌大型仰斗状水池、鼃室、石渠、平桥、步石、导水木槽、砖石走道与水井等。虽然现挖掘的仅为整个王宫的一小部分，但也可以看出当时岭南造园的状况。

从考古钻探资料分析，仰斗状大型石砌水池面积约4 000 m²，近似方形，池壁呈斜坡形，坡长11 m，坡斜约15°，壁面以灰白色的砂岩石板作冰裂纹密缝铺砌，厚5~12 cm，两坡交角45°砌成一条直线，做工考究，池底平整，用卵石和河卵石平铺，池水深约2 m。池中还发掘出巨型叠石方柱、八棱石柱、石栏杆、石门楣、铁门枢、铁斧、铁凿等建筑材料和构件，附近还挖掘出不少绳纹带“公”“官”字戳印的板瓦、筒瓦和“万



弯月形水池



弯月形水池西面与石渠连接



a 石渠
b 园林石桥
c 园林步石
d 石渠渠陂与斜口
e 建筑几何印纹图案花砖

岁”瓦当，估计水池中间建有宫殿建筑物。屈原在《楚辞·湘夫人》中就有“筑室兮水中”之说，可见宫室筑于水中央是当时常用的一种园林建筑形式。

水池南壁的一块石板上刻凿有“蕃”字，长 25 cm、宽 19 cm。广州古称番禺（番禺），“蕃”是“番禺”的省称。岭南地区曾多次出土刻有“蕃”或“番禺”的秦汉时期器物，如 1953 年广州市西村石头岗秦墓出土的漆奁盖面有“番禺”两字烙印；1983 年广州市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鼎、铜壶和铜匜上也分别刻有“蕃”或“番禺”字样。2005 年在石水池的西南约 30 m 处发现一口南越国时期的渗水砖井，井内出土有 100 多枚木简，其中一枚木简上墨书“蕃池”两字。然而，水池南壁石板上所刻凿的这个“蕃”字，则估计是石水池名为“蕃池”。

方形水池南面的铺石斜壁下方，埋有方形的导水木槽，是为引导池水流入南面的石砌曲渠而专设的一条木质输水暗槽。目前所发掘石砌曲渠长 150 m，渠体两边用

石块砌壁，稍向外斜，截面呈梯形状，高度约为 0.63 m，渠的口宽 1.34~1.40 m，底宽 1.3 m，渠底用石板铺砌成冰裂纹状，上面密排着灰黑色的河卵石，还有黄白色的大型卵石疏落点布。位于石渠的东端设有弯月形水池，其南北长 7.9 m，东西宽 5.7 m，该水池上下两端与石渠相连。池的东西侧用石砌壁，池壁残高 1.17 m，底铺石板，中间用直竖的两列大石板将池分隔成三间，大石板高 1.9 m。其两侧开间各有 1 根八棱石柱立于当中，柱头有凸榫，从结构分析来看，上部原来应有构筑物，考古专家推断水池上可能是一座类似水榭式的建筑。

在弯月形水池池底的淤积土内，有叠压成层的过百个龟鳖遗骸，其中有一大鳖的残背甲横宽 44 cm，除弯月形水池底部外，整条石渠的底部也发现有少量的龟鳖残骸。《说文》曰：鼃，大鳖也，古人把鳖又称作鼃。长 150 m 的石渠上还设有 3 个“斜口”和 2 个“渠陂”，考古认为“斜口”可能是为方便龟鳖从渠中爬行进出活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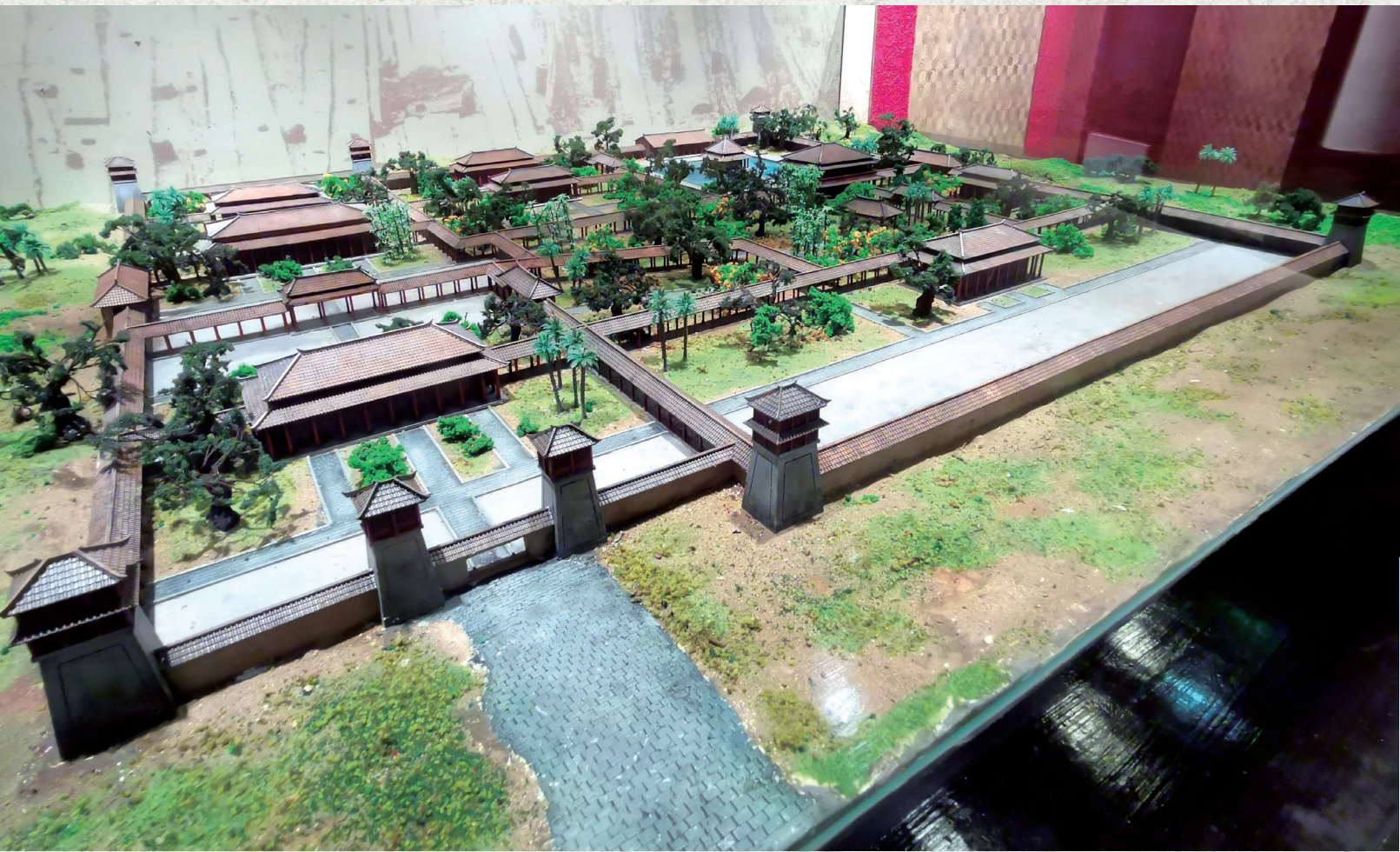
a 回廊散水
b 带釉方砖
c “万岁”瓦当
d 建筑屋顶板瓦
e 越王井

而特设的。“渠陂”则由2块弧形石板合并成拱桥形状,横卧于渠底,两渠陂相隔32.8 m,用于阻水和限水,使流水通过时涌出浪波。

渠的西端有座石板平桥,由大石板铺设而成,桥的两边原来都应铺有步石,现步石仅在北边还尚存一段,共9块,弯曲排开,两步石的间距为0.6 m,平桥与步石所组成的路径,曲折蜿蜒,通往北面南越国宫署的砖石走道。离平桥不远,石渠尽头处设有闸口,外接木暗槽,将渠水排除宫外。闸口分内外两层,内层凿凹槽放置木闸板以控制排水量,外层为石算,可阻挡树叶堵塞木暗槽。木暗槽的槽体用L形木板拼接成U字形,顶部用木板封盖。槽盖板有被火烧成炭状及渠内红烧土堆积的现象,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中有关汉武帝元鼎六年(公元前111年)派兵平定岭南时,汉兵攻败越人后“纵火烧城”的记载相符。暗槽上面填土,有回廊建筑,现仅存部分散水遗迹。

南越国王宫遗址上的砖石走道长约20 m,中间平铺灰白色砂岩石板两行,两侧砌有大型印花砖夹边。砖面印有几何印纹图案,全为菱形纹,菱纹为横五竖九,可能寓意“九五之尊(砖)”,粤语中“尊”与“砖”同音,砖石建道是赵佗称王之后营建的大型宫室的附属部分。在南越国第二代主赵昧的陵墓中,出土的3个印纹陶瓮和一件陶鼎,都印有“长乐宫器”四字的方形戳印,这是从考古发掘中得知南越国的宫殿名称,估计砖石走道是御花园通往长乐宫的主要通道之一。王宫建筑铺地砖的表面普遍采用模印纹饰,有方格纹、菱形纹、复线菱形纹、四叶纹、三角形纹、动物纹等图案。

在已发掘的遗址内,先后发现有3个食水砖井,这些水井最深的达14 m,最浅的也有8 m,且都用专门烧制的弧扇形砖结砌而成,井底用砖石铺砌,结砌非常精细。其中以1996年发现的越王井最为精巧,



南越王宫想象复原模型

该井是先挖一个宽3m、深9m的井坑，然后用弧扇形砖结砌成一个宽1.1m的井圈，井圈外用纯净的山岗土夯打结实，以阻隔井外的地下污水渗入井内。井底用5块大石板铺砌，中间一块方形石板的中央凿一圆孔，其余周边4块弧形石板也各凿有一个半圆形小孔，井水就是靠这5个小孔从井底下慢慢渗上来的。井底石板之下还铺有一层厚约8cm的细沙，对井水进行过滤，其滤水结构形式非常独特。古代广州珠江常受海水内侵，咸苦难以饮用，凿井取水以解决饮水问题。

出土的木简经初步考证，是南越国王宫的纪实文书，反映了南越国宫廷生活中的各种制度，包括宫室管理、职官制度、法律条文等。其中有木简墨书记载：“诘，地唐唐，守苑。行之不谨，鹿死，腐。”“诘”为责问，

“苑”指南越国宫苑，意思是指责地和唐这两个宫苑守护官，失于职守导致鹿死亡而腐烂。可见宫苑除了龟鳖、鱼鸟等小型动物外，还有较为大型的梅花鹿等动物。

想象漫步南越国宫苑园林，曲渠细流，池水粼粼，鱼翔浅底，龟鳖爬行。前有方形水池引水连接明渠，再由木质暗槽出口排水河涌流入珠江，保持水流长年不断。石渠两侧种有果树花卉，水果飘香，花木成荫。水边榭凉休憩观赏，步石曲径取乐游戏，既是雅致安逸充满情趣之地，也是一处古代山水园林建筑之精品。

宫苑石渠的设计，体现对岭南的水脉系统的利用。当年秦军从湘水，筑灵渠到漓水，再从珠江到广州，都是依着河流。没有河流，秦军难以到达岭南番禺之地，也就不可能建立南

海郡。站在越秀山越王台上，可看到逶迤的珠江穿越着珠江三角洲平原。南越国宫苑的水渠除了水的实用性外，还多了一分对水的观赏性和眷恋性。

南越国宫苑的园林营造有3个特点：一是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和环境，依靠大自然的有利因素来把握着总体趋势；二是庭园内部的空间布置及建构物的施工都很精细周密，南越国宫署御苑的冰裂纹砌石，龟鳖活动的“斜口”，用于阻水和限水“渠陂”以及弯月形的石构甕室等，都说明了这一点；三是宫苑喜用规整的水渠、石池，几何图形图案处理手法较强。这种整体趋向自然，局部饰以人工景观的特点和造园手法，之后一直影响着岭南园林的发展。